

朱兰致曾国藩书札十二通考释

程水龙 朱 炯

朱兰(1800-1873),字信芳,一字心如,号久香,晚号耐庵,浙江余姚人。清道光九年(1829)一甲探花,授翰林编修,后历任御史、广东正考官、湖北学政、国子监司业、侍讲等。十九年以父老乞养归里。二十八年起补原官,二十九年升少詹事、充讲官、国史馆纂修。咸丰元年(1851)迁内阁学士,署工部左侍郎,二年辞官回籍养亲。同治元年(1862)起三品京堂,二年授太仆寺卿,督安徽学政,三年转詹事留学政任,五年授阁学。六年回籍修墓,引疾不出。主要著述有《补读室诗文集》、《师友言行录》、《舜水先生年谱》、《梨洲先生年谱》、《南江先生年谱》等。

本文所揭同治年间朱兰致曾国藩书札十二通,事关清咸丰、同治年间多位官宦、学者,书札叙述了清政府与太平军、捻军在大江南北的战况、安徽各地科举考试安排,也有他不断举荐山林狷洁之士、学问宏达之儒的主张,体现了朱兰好急人之难、抚恤学者后人的良好风范。这些信札有重要的文献价值,是研究同治年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、安徽教育及朱兰与曾国藩的珍贵史料。其中所涉及的人事,有部分可与已面世的曾国藩复朱兰书信^①互为参证。这批朱兰书札民国间藏南京中央图书馆,而为其族人抄得^②,在征得朱氏后人同意后,我们就其内容及作年考释如下。

再启者:

江南自庚申闰夏之变,不独镇城危如累卵,即江北亦岌岌可虞,只以逆贼注意两浙,复分力以拒大兵,是以扬、镇两防遂得支持两载。今全浙所存,仅温、处两属及湖州一府城而已。李世忠^③乘该逆未暇侵扰江北,因得

①曾国藩:《曾国藩全集》(书信),岳麓书社,1994年。

②原札今下落不明,本文系据抄出本整理。

③李世忠(?-1881),原名李昭寿,河南固始县人。咸丰四年(1854)聚众起义,战败投降清军何桂珍,五年又投降太平天国。八年投靠清军胜保,攻取天长、浦口,升江南提督。同治元年(1862)后为曾国藩统辖,二年夏攻陷江浦、浦口、九袱洲等。

连复天、仪、六、浦四城。兹闻逆援已由金陵下关渡至九洑洲，而江浦又不守矣。天、六等城能否固守，不至遽及扬城，尚未可知。而淮北盐利已为李所侵渔，今又渐及淮南矣。非惟地方盐务无力禁止，即袁、都两帅^①，亦不能不曲意羁縻。惟有盼望水陆大军早日南下，则江路既通，盐可畅销，饷即有出，而跋扈之将亦可潜消异志，东南大局庶有转机。刻下，镇、扬两防饷糈日绌，扬饷旧归北台，每月正杂总需十二万金。所恃江北漕、粮、盐、厘四款均为大宗，然必须时和岁稔，盐路广消，通计一年，至多可得一百万金，尚短四十万并无来源。镇江向归南台，全恃上海接济。去腊今正，贼又移犯浙之众萃力于此，以致浦东四属相继沦陷，上海孤城赖彼族与我会防得以仅存。然借彼之力，即不能不馈彼之师，而松属防兵数万，费已难支，焉能源源分润乎！上年金运司兼筹两防，会归一局，半载图维屈计，至本年二月，势将不继。旋以被逮解赴袁营，此时仍分两台，自筹自放。舍侄道身借补泰州后，本有地方之责，而都帅及吴漕督^②复令兼办北台，辞之不获，遂于仲春下旬奉委任事，求不病民而可济师，明知其难，亦不敢不勉耳！若泰州之不令卸事，则上游从民之请也。遥赐援手，无埃渎恳也。伯韩^③同年就馆杭垣，遂及于难，可为痛心。位西^④兄未审所往，颇以为念。晚目昏头眩，痼疾日增，不尽之言，手肃数行，乞恕不庄。

名正肃。

按，此札系朱兰为曾国藩分析咸丰十年（1860）闰三月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后的时局，以及江南江北各军粮饷的问题。

札中所谓“江南庚申闰夏之变”，指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两浙，破江南大营之事。又谓“扬、镇两防，遂得支持两载”，则其时已至同治初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末至二年初，为促使围困金陵的湘军回撤，李秀成等率军取道江西北入湖北^⑤。信中所云“去腊今正，贼人移犯浙之众，萃力于此”，即指这一时段的江南战况。札中提及之“九洑洲”，是长江中一沙洲，为攻守金陵的战略要地，

①袁，指袁甲三（1806—1863），字午桥，河南项城人。时任漕运总督、钦差大臣。都，指都兴阿（1818—1875），字直夫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驻扬州，督办江北军务。

②即吴棠（1813—1876），字仲宣，号棣华，安徽盱眙县（今明光市）人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代理漕运总督，同治二年（1863）实授，次年署江苏巡抚，再升两广总督，皆因江淮战乱未平，仍留在漕督原任。五年调闽浙总督，六年十二月任四川总督。

③即朱琦（1803—1861），字伯韩，广西临桂（今桂林市）人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进士，由编修迁御史。鸦片战争失败之后，数上疏论天下大计，与陈庆镛、苏廷魁被誉为“三御史”。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以组办团练助守广西省城之功拔擢道员。咸丰十一年总理杭州团练局，太平军攻陷杭州时自杀。故札中有“就馆杭垣，遂及于难”之说。

④即邵懿辰（1810—1861），字位西，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围攻杭州，他助浙江巡抚王有龄对抗太平军，在战乱中身亡。

⑤罗尔纲：《太平天国史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140—141页。

李秀成在北征期间曾派兵自金陵下关渡江至九袱洲,于同治二年初攻陷,但此地五月渡江回天京的战斗中失守^①。故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复函朱兰说,“春间接奉手函……五月十五日合力攻克九袱洲”^②,即指湘军彭玉麟、杨岳斌水师攻取此洲^③。可知九袱洲在同治二年五月前一度为太平军占领,朱兰所闻当是同治二年五月之前的事。札中言及之“吴漕督”即吴棠,咸丰十一年为江宁布政使,代理漕运总督,“同治二年,实授漕运总督”^④,故札中所谓吴漕督“于仲春下旬奉委任事”,应指同治二年仲春之际。综上可知,此札当作于同治二年春,或即曾氏所谓“春间接奉”之函。

札中“淮北盐利已为李所侵渔,今又渐及淮南”,“李”指李世忠,同治元年后为曾国藩统辖,攻取江北时有战功。但朱兰信中指出江北盐务的隐患与此人有关,这也恰好与同治二年时任漕运总督吴棠密奏颇合,云“皖北隐患,淮北盐务疲敝,悉由李世忠盘剥把持,其勇队在怀、寿一方盘踞六年,焚掠甚于盗贼。苗平而淮北粗安,李存而淮南仍困”^⑤。

朱兰所言“上海孤城赖彼族与我会防得以仅存,借彼之力,即不能不馈彼之师……费已难支”,则是向曾国藩提出借英法军队剿匪当慎重,军饷难筹。

二

再启者:

禾中孝廉李次白讳貽德^⑥,为晚畏友也,著述甚多,其《左传贾服注》,生平心血所在,衍石、警石两先生^⑦所敬服者,遗稿为其侄少石茂才文杏^⑧所藏,晚力薄,未能为之梓行。少石人品,又为子密^⑨兄所深信,晚请襄校,果符所论,著亦颇大雅,特令前谒,乞进而询之,俾得寸阶,以图所报,则幸

①罗尔纲:《太平天国史》,第2039-2040页。杨栋梁等编:《清史编年》第十卷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50、65、76、77页。

②曾国藩《曾国藩全集》(书信五),第3813页。

③罗尔纲:《太平天国史》,第151页。

④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四百二十五,第12223页。

⑤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四百二十五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2223页。

⑥李貽德(1783-1832)字次白,浙江嘉兴人。嘉庆二十三年(1818)举人。著有《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》、《诗考异》、《诗经名物考》、《揽青阁诗钞》、《梦春庐词》、《十七史考异》等。

⑦衍石即钱仪吉(1783-1850),字嵩人,初名逵吉,号衍石,又号新梧,浙江嘉兴人。警石即钱泰吉(1791-1863),字辅宜,号警石,仪吉弟。

⑧李文杏(?-1876),字少石,号石庵,浙江嘉兴人。入李鸿章幕,同治间官直隶候补知府。工书,通小学,曾校刊《助字辨略》。

⑨即钱应溥(1824-1902),字子密,钱泰吉子。清咸同年间,钱应溥为曾国藩幕僚,专司章奏,大小奏折多出其手。

甚。昨陈守来见,已将池州调考一节属其函商矣。据云:池州自有广厦,可以携桌椅应试。该守毋庸借用省城试棚,但不知四月间可赶试否?接敝门生王补帆京堂^①自沪来书,言大儿朗然^②在少荃营次差遣,已承奏保直隶州知州,见过俞兄谕旨。而兰未接到家禀并遵行,思一阶之进,例得具折谢恩,此折可否于开印后附尊处折差之便,并声明出棚情形?伏乞钧裁。敬请涤翁中堂台安。

晚生朱兰手泐

按,朱兰曾为嘉兴李貽德校勘《左传贾服注辑述》二十卷。关于校勘李氏“《左传贾服注》”一书,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复朱兰函云:“《春秋传》服氏逸注见本经《正义》与他经疏中……此间书局刘伯山之父孟瞻先生亦治《左氏传》逸注者,伯山或可任校勘也。”^③伯山即刘毓嵩,号松崖,江苏仪征人。此时刘伯山正入金陵书局襄校。其父刘文淇字孟瞻。子刘寿曾。刘氏以三世共注一部《春秋左氏传》著称。

王补帆为朱兰门生,同治二年入李鸿章幕。据《清实录》,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,以“补用道王凯泰为浙江按察使”^④,而朱兰称其为“京堂”,则不会晚于同治五年。据光绪三十年《馮姚朱氏宗谱》载:朱朗然同治元年九月在李鸿章军营从军,“二年为常镇道潘公鼎新营务处,以功保同知,随克浙江嘉善、平湖等邑,以直隶州用。”^⑤此札言及朱朗然“保直隶州知州”之事,并有“具折谢恩”之说,则当作于同治二年朱朗然被奏保之后不久。另札中有“开印”一语,故暂系此札于同治三年正月间。

三

涤翁中堂阁下:

别忽旬餘,殊深企想。窃闻旌节将入城两日,雨洗尽秽,天人感召可知。懋赏之典,贵昆仲^⑥想已拜到,此间尚无所闻。但闻逆轍掘出,事有着落,旬日内想备录逆輩口供矣。外间传言,形迹可疑,池郡闻有地方官,何以不获究?且闻淮北亦获奸细,供贼藏地窖中潜逃,确否?在陕楚军归来救

①即王凯泰(1823-1875),字补帆,江苏宝应人。道光三十年(1850)进士,曾任浙江按察使、广东布政使、福建巡抚等。

②朱朗然(1834-1892),字韬夫,朱兰长子,荫生。江苏候补知县,后因军功保直隶州知州。

③曾国藩:《曾国藩全集》(书信七),第4868页。

④《清实录》第49册《穆宗实录》(五),中华书局影印本,1987年,第81页。

⑤《清浩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道韬夫朱公传》,《馮姚朱氏宗谱》卷十七,光绪三十年木活字本。

⑥指曾国藩三弟曾国荃(1824-1890),早年随兄筹建湘军,咸丰十一年八月攻陷安庆。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、布政使,五月进驻雨花台,围攻天京(今南京市)。同治二年补授浙江巡抚。

楚,贼据罗田山中筑营,邸帅^①檄英臬^②防商城驶入,檄陈国瑞^③剿罗田,自扎麻城,蒋方伯出军扼霍、英隘口。惟宿、太尚无劲兵合力攻剿。阁下前云“而今有将可遣”,究竟若何,不胜望切。闻金陵贡院尚可修理,皖学使上江考遗公所,亦望早为之备。此间得雨三四次,未透。敬请勋安。不备。

晚生朱兰谨状

读《召诰》“以哀吁天”数语,民之逃亡,其情可悯,王师如时雨,望切望切。

池守有现成伪府,不及早修,再四催促,迟迟未复,直至上月,始有十六日开府考之详。据虎臣云:两三次改期,牌为文童所破,临试则出案甚迟。士有带衫裤两副应试,因不能久候,售出一副以作归资。考前列者无力守候,不覆。今又怱怱六属公禀,请方伯借款修考棚。又致函陈守,请改至八月中旬院试。晚调考既不能以一郡而误全局,何堪更改七月十六取齐之期复招物议耶?今决定二十二日按临。朝廷问之,谓距省仅百里,又无贼扰,任听地方官迁延度日,学臣所司何事,岂不惧责?况年内颍、凤、泗均待考,现已县试,寿州另有一棚,今仍不愿与凤合。此四棚亦须四历月,尚有优拔贡生汇考日期,晚实不暇给。而此苦心,池守不知,非易守不能诸事应手,否则勉强到彼,必大受累也。颇闻有烟癖,与石埭令同。该令陆续补考者不准,云除非学台札我。可知朝廷立法不能放松也。晚愚直之性,久在洞鉴中,亮之。又谨泐。

按,此札述及湘军攻占金陵后,清军与太平军馀部、捻军作战情况,并陈述了安徽州府县调考事宜,重点汇报池州调考的困难。

朱兰云“闻旌节将入城”,“闻逆骸掘出”,指曾国藩于同治三年(1864)六月二十五日到金陵,洪秀全尸体二十八日被挖出。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回到安庆,八月初二复朱兰函云“敬惟轺车按试,早抵池阳,辉良玉于穷山,搜奇于岩岫”^④,希望按临池州的安徽学政朱兰多为朝廷选拔人才;在同日给安徽巡抚乔松年的书信中云:“弟二十八日抵皖垣……昨接朱学使函商,安、庐、六、池四郡选拔生先令到皖,请敝处会考,其颍、凤等属,请尊处会考,是否可行?”^⑤可见,八月初一日曾氏已收到朱兰此札。因而此札约作于同治三年七月初。

且此札所云“贼据罗田山中筑营,邸帅檄英臬防商城驶入,檄陈国瑞剿罗

①即僧格林沁(1811-1865),博尔济吉特氏,蒙古族,科尔沁旗人。道光五年袭科尔沁郡王爵,历任御前大臣、都统等职。同治四年四月在曹州与捻军作战时,与金顺、何建鳌一起战死。

②即英翰(1828-1878),字西林,萨尔图氏,满洲正红旗人。道光二十九年举人。曾任安徽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、两广总督、乌鲁木齐都统。

③陈国瑞(1836-1882)字庆云,湖北应城人。同治元年剿捻有功擢副将,三年四月授浙江处州镇总兵,七月遭到僧格林沁弹劾,撤帮办军务衔。四年随僧帅剿东捻,后遭吴棠弹劾,褫职回籍。六年参与剿西捻有功,复原职。

④曾国藩:《曾国藩全集》(书信七),第4656页。

⑤曾国藩:《曾国藩全集》(书信七),第4657页。

田,自扎麻城。蒋方伯出军扼霍、英隘口。惟宿、太尚无劲兵合力攻剿”之内容,也可在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曾国藩复函中找到回应:“湖郡、广德州七月二十六日、二十九日相继克复,逸贼数万图由皖而南,仍窜江西……英臬司系在麻城获胜仗……正期得手,而帮办之陈国瑞忽叛……英、霍边界亦有贼迹,已由金陵抽调刘、朱等军万人北渡进剿”^①。

四

涤翁中堂阁下:

别后未刻开船,二十七酉刻进署,一路叨庇平安。到时地方官未知,命舆夫径入城,免得迎送。闻省城安静,游勇经雪翁^②严办,亦得无事。安属雪小于金陵,而严寒过之。穀翁^③十九日登程,与晚相左,近想可进谒辕矣。署廉访到此尚无消息,而小宋兄^④一身任重,闻四更方就枕,不亦过劳耶!杨通家永芳副本改正,尚未下委,望即飭知。倪豹岑^⑤应请速派职事,似此廉正之人不可多得。浙人思借江南贡院乡试,金陵元气未复,何堪更使地主受累,况浙省即能乡试,寅年又不值会试,何必汲汲耶!士受虚名,民膺实累,派亩抽分,转益扰骚,于事何益?可与穀翁商知之。敬请勋安。不既。

晚生朱兰手状

再,向来优贡解卷,必由驿递,且有督、抚与本署汇题之本。今题本虽云可复,而阁下与中丞^⑥相隔又远,或于折中带叙,将名数解卷径行咨部,由驿递呈,不复用题本。果可如此办理,亦乞酌定示知。

兰又谨启

按,此札云“金陵元气未复”,指同治三年(1864)六月湘军攻破天京之后。朱兰于同治二年授太仆寺卿,督安徽学政。曾国藩同治三年十一月补行江南乡试,会考江南优贡。三年冬朱兰与曾国藩、宜春宇等在金陵组织江南会考。这年金陵冬季寒冷,十一月二十五日朱兰从金陵动身回皖^⑦,札云“安属雪小于金陵,

①曾国藩:《曾国藩全集》(书信七),第4681页。

②即彭玉麟(1817-1890),字雪琴,湖南衡阳人。水师统帅,咸丰十一年(1861)协同陆军攻陷安庆,授安徽巡抚,同治元年(1862)授兵部右侍郎,四年署理漕运总督,疏辞,诏命料理长江水师事宜。

③即马新贻(1821-1870),字穀山,号燕门,山东菏泽人。同治二年(1863)三月擢安徽按察使,九月迁布政使。三年九月升浙江巡抚。

④即何璟(?-1888),字伯玉,号小宋,广东香山(今中山)人。道光二十七年(1857)进士。同治三年(1864)授安徽按察使,参与镇压捻军。

⑤即倪文蔚(1823-1890),字茂甫,号豹岑,安徽望江人。咸丰二年(1852)进士,同治元年(1862)湖北巡抚严树森调其随营带兵。

⑥指乔松年(1815-1875),字健侯,号鹤舫,山西徐沟(今山西清徐)人。同治二年十二月由江宁布政使授安徽巡抚,三年抵任,驻防临淮。

⑦曾国藩:《曾国藩日记》(中册)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9年,第384页。

而严寒过之”，显然是朱兰从金陵回安徽省城安庆后所书。朱兰书信询问“杨通家永芳副本改正，尚未下委，望即饬知”，“浙人思借江南贡院乡试”，以及加片云“优贡解卷”之事。在十二月十六日曾国藩复信中均有答复：“杨永芳已加札派委”，“珂乡人士，无借江南贡院之说”，“优贡解卷，改题为奏，想亦可行……祈函致乔中丞一商”^①。可见，此札当作于曾国藩复函之前，即同治三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。且据《曾国藩日记》载，同治三年十二月初，马新贻自皖赴浙任职，路过金陵^②，与此札所言“穀翁十九日登程，与晚相左，近想可进谒辕矣”颇合。

曾国藩爱惜贤才，尝云“人才者，国家之元气也”，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复朱兰信曰：“吏才难得，是在诚心以求。”^③故朱兰书信中多次向其荐贤，此札云“倪豹岑应请速派职事”。对朱兰的举荐，曾氏在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复函中云：“穀山言豹岑于灯节后进京供职，想系确信。”^④

五

涤翁中堂钧座：

昨读赐函，备承绮注，借悉旌旗已指清淮，威声所震，丰、沛一带即可肃清，先扼南、徐，进平曹、兖。闻已遣省三^⑤渡海北援，与直督并力洗扫，胜算已在掌握中。不知马队将领已得人否？陈帮办据淮北，清江绅士决其必无异志，其才大有可用，所受重伤已平否？此间淮关一流无重镇，闻有匪类出没，恐易疏防。山东临清牧张应翔系湖北选拔，熟悉民情，能办保甲，早可擢拔，前在德州为邸帅属员所诬，幸遇阁中丞^⑥，得以保全，然其人固可信任也，乞留意。计芾村^⑦从行，其人直率，颇有肝胆，未知随行诸君子，更有何人？晚已洒属试竣，接试滁、和，按临太平，当在中元节前。二小儿^⑧已奉恩旨留馆，顽躯亦叨福庇粗安。敬问勋祺。不备。

晚朱兰手状

闰五月初七日，盱眙试院泐

椒生^⑨之郎已得庶常。

①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七），第4867-4868页。

②曾国藩：《曾国藩日记》（中册），第387页。

③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七），第4681页。

④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七），第4867页。

⑤即刘铭传（1836-1896），字省三，安徽合肥人。淮军重要将领，洋务派骨干，台湾省首任巡抚。同治四年随曾国藩剿东捻，为直隶提督。

⑥即阎敬铭（1817-1892），字丹初，陕西朝邑人。同治二年（1863）至五年任山东巡抚。

⑦即计棠，字芾村，湖北郢阳人。时为曾国藩幕僚。

⑧指朱兰次子朱迥然（1836-1882），原名祥，号肯夫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二甲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四年四月散馆，授翰林院编修。

⑨即罗惇衍（1814-1874），字椒生，广东顺德人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翰林编修，历任安徽学政，通政使，户、工等部尚书。子罗葵。

按,同治四年(1865)五月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,朱兰向曾国藩举荐贤才。所荐“陈帮办”即陈国瑞,同治四年随僧格林沁剿捻,四月僧格林沁战死,国瑞受重伤,在淮安养病。此人恃功桀骜,难以节制。对于朱兰之荐,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复朱兰函云:“陈镇国瑞虽无异志,然毁者十七,誉者十三,言人人殊”^①。可见曾国藩对于陈国瑞这类反复无常、难以控驭者是有所戒备的。

此札朱兰询问“不知马队将领已得人否”,即僧格林沁同治四年四月战死后的马队人选问题。“林清牧张应翔”,是朱兰道光十七年按试钟祥时所选,在此推荐给曾国藩,请求留意擢拔。曾国藩闰五月二十五日复函答曰:“马队将领颇难得人,少荃之弟幼泉似堪胜训练之任……张牧应翔谨已存记。”^②同时曾札还有“顷诵惠书,敬谕按试盱眙……二世兄奉旨留馆,罗世兄亦得庶常”云云,其内容与朱兰此札所言时地人均合,故此札是朱兰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七于盱眙书写。

六

敬启者:

自春至夏,輶轺庐、六之间,未遑握管,幸颍郡寇退,得再试生童。而霍、蒙两邑士习嚣争,再三开导,健讼初平,未知终试后能无事否。《张公画像记》所谓“无乱之形、有乱之萌”,诚可虑也。若非刘省三军入援,内防难恃,霆军未至,兵机不迅,阁下远驻济宁,皖边尚属可虑。晚于望后一日得旨擢阁学,前车是鉴,后路逾防。顽体用程香谷方,痔恙略减。按颖复诊,据云脉气比前纾长,然自问年近悬车,校士无效,愧益五中。次儿携眷入都,急于供职,未识能稍停征辍迂道领教否?署藩竹庄^③,桀桀大才,质性刚直,可望整顿吏事。何秩九虽署首郡,而缺既属刘,欲早卸事,俾徽属更亲其化,似较在省劳于案牍、分心迎送为易见效也。鹤九为该郡所心服,西园则依然故我,新任颖守精于吏案,而能出以和平。途中惟见县令,则桐令实夫、霍令子湘可谓循能,所闻则霍山之彭、巢县之蔡官声甚好,而桐邑士风最坏,李令调署宣城,乃其避陷阱而登衽席也。以阁下留心人才,略指大概附陈。都中自文园^④前辈作古,吴伯翁又告归,同志更少。晚歇夏在寿春,回垣约十月尽。再试皖南,且待明春。安属士习大坏,不敢三试,以吾试事,为彼利缘,亲裁

①曾国藩:《曾国藩全集》(书信七),第5127页。

②曾国藩:《曾国藩全集》(书信七),第5127页。

③即吴坤修(1816-1872),字竹庄,江西新建人。同治三年(1864)因功授布政使,四年署徽宁池太广道,授安徽按察使,五年署布政使,七年署巡抚。

④即李棠阶(1798-1865),字树南,号文园,河南河内人。道光二年(1822)进士。曾任太常寺少卿、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等。同治三年(1864)七月调任礼部尚书,四年卒于任。

桃李，已化荆棘，可为长太息者，此也。率泐寸楮，诸惟垂照。

兰再启。

按，朱兰此札主要是向曾国藩汇报自己按试庐、六、霍、蒙等地的情况，感慨“安属士习大坏”，其中还简要品评部分郡县官员德才，并举荐吴坤修等贤才。

据《清实录》，同治五年（1866）三月二十九日同治帝谕：“以詹事府詹事朱兰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。”^①此札朱兰云“晚于望后一日得旨擢阁学”，故此信最早作于四月十六日。同治五年曾国藩正在徐州、济宁一带剿捻，他在五月初八日复朱兰函云：“昨阅邸报，敬悉荣授阁学，兼掌容台，正拟肃贺，接诵赐书。”^②可知曾氏正要恭贺朱兰擢升为阁学时，曾接到朱兰一札。朱兰札中提及“次儿携眷入都，急于供职，未识能稍停征辙迂道领教否”，曾氏五月初八日复函答云：“世兄北上，未曾枉顾敝营，比想平安抵京。”则曾国藩所见正为此札，故此信应为朱兰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之后不久所书。

七

涤翁中堂钧座：

年内赐书，正月知可驻节徐州，深慰远系。惟仗威光，寇氛即敛，获睹吉旋，举行录遗时便聆集海也。晚拟本月二十日出棚试池属，连试徽、宁、广、太，今逢大比之年，尚须随棚考取正途生贡，其俊秀俟赴金陵再录。于兹四载，教化无方，怀惭不少，总由身无实学所致。竹如先生^③未见来皖，书院固难别建，批点课文，亦非所愿。此间士子若无竹翁与之讲身心之学，积习不能骤革也。晚读其《拙修稿》，体用兼备，曷胜心服，已录藏篋中矣。左爵督在汉阳方筹兵食，王子寿请睦邻衷，方能济事，实为至言之药。本有肝胆，再能虚心纳谏，庶有奚乎！竹翁闻警，即于大观亭畔筑墙浚濠，人心斯安。新方伯^④温厚凝重，同心当可集事。惟淮北数军待择人而理，皖境方可高枕。皖南深山峻岭、人迹罕到之区，闻有藏奸，想系哥党中人。官军虽难深入，似宜防其出路。杨信余大令前承栽植，在皖四年，众心共推为称职，务望留神照拂，俾得留皖补用，断不同俗吏之所为。贵同年徐守辰告寓津未归，其兄友庚尚恋明府调署一缺，晚劝其棣萼引退，未识尊意若何？嘉兴

①《清实录》第49册《穆宗实录》（五），第126页。

②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八），第5739页。

③即吴廷栋（1793—1873），字彦甫，号竹如，安徽霍山人。著有《拙修集》十卷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三月，吴廷栋由户部侍郎告病开缺，准备归皖，后寄居山东多时，六年回到江南。

④指张兆栋（1821—1887），字伯隆，号友山，山东潍县人。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进士，官至福建巡抚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八月由广东布政使改任安徽布政使。

冯柳东^①系老名士,竟至无后,家止寡妇二口。晚缘故友李次白貽德与之同年,次白经著诗词,晚既出资付刊,亦稍助冯眷之资,他无可转求伙助者。阁下如念硕学,可否酌予廿金,以佐晚一臂之力?

少翁办楚事有把握否?刘幹臣谋将也,闻阁下举报,深合鄙忱,成大器为左帅收用,此赖逆所素畏者,不知后来能否奏绩。徐容续述,敬请勋安。不一。

馆晚朱兰谨状 二月十八日

按,此札朱兰陈述了皖南科考安排,大乱之后安徽教化、治安情况,在举荐贤才的同时,希望曾氏资助名贤。

札云“年内赐书,正月知可驻节徐州”,即指曾国藩同治六年(1867)正月由周口赴徐州。“少翁办楚事有把握否”,指曾国荃同治五年春抵湖北巡抚任^②,统帅新湘军郭松林、彭毓橘部剿捻。而六年二月彭、葛等将领战死六神口,曾国荃遭弹劾的事^③,此时朱兰尚不知。所以此札作于同治六年二月十八日。

据《曾国藩日记》载,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从徐州回金陵的途中与吴廷栋相会^④。对于此札所询之事,曾国藩同治六年三月二十日复朱兰函曰:“国藩正月间到徐州接篆,二月十六日由徐南下,初六日始抵金陵……竹如先生业经鄙人邀留在此……冯柳东遗眷零丁可悯,谨当遵命,伙助三十金,交子密觅便寄达,仰副盛意。”^⑤

八

涤翁中堂钧座:

四月初叠接赐书,备承垂注。嗣披金陵诸友来信,言阁下焦劳日甚,正切心驰,忽闻省三、海龄^⑥捷音,获任拏^⑦,并夺马牛甚多,稍纾廛念,远忱亦慰如饥渴。惟宜亟取逆拏正法,不可如张逆之母尚羈囚颍郡也。但闻回、捻合并,赖^⑧、任恐不免窜彼,未能即聚而歼旃耳。阵法变换,侦谍慎用,诸将

①即冯登府(1783-1841),字云伯,号勺园,又号柳东,浙江嘉兴人。一生以著书立说为业,不为仕途所羁绊。著有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、《金石综例》、《论语异文考证》等。

②曾国藩:《曾国藩日记》(中册),第541页。

③曾国藩:《曾国藩日记》(下册),第20页。

④曾国藩:《曾国藩日记》(下册),第19页。

⑤曾国藩:《曾国藩全集》(书信九),第6270页。

⑥即周盛波(1830-1888),字海龄,安徽合肥人。同治四年至六年随曾国藩围剿捻军。

⑦即任化邦(?-1867),又名任柱,安徽蒙城人。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,与张宗禹推赖文光为首领。后屡立战功,被封为鲁王。五年与赖文光统领捻军,六年十月在江苏赣榆县战斗中将被部将所杀。

⑧即赖文光(1827-1867),广西人,太平军将领,捻军统帅。同治三年(1864)天京陷落后与捻军张宗禹联合,四年与任化邦率东捻在山东、河南、江淮等地与清军作战。同治六年十二月在扬州瓦窑铺被清军俘获。

令当神明于此。叔俯^①之入局，冯前辈一家寡妇之矜恤，盛意足感。伍式之为敬师实生先生长子，拔贡，孝廉出身，阁下协助能有几许，处以二三百金讲席，庶免饥寒。晚愧无以报师恩，转资大力，但于僚属中致意，当可位置。无厌之求，恕宥为幸。晚于前月廿六由徽启行，本月二日到宁郡，调考广德州，约月杪又赴太平矣。夏秋之交，可亲光霁。竹如翁才望，足为阁下畏友，白下有安席之处，似胜于皖省也，晤时致意。徽、宁已得透雨，金陵与皖北定沐梅霖。至于士习，则徽惟歛、绩侵扰官事，宁国、广德廩生不知大体，不以学额未满为耻，而以吹毛求疵索勒考试为能。晚前两届从宽，略通者取进补廩，孰知此辈仁义不顾，利心甚重，虽经太守再四劝诱，情愿减额，不愿数十年为农为商之后人有一占其籍也，殊不思在宁国者向不善耕，皖北人往耕，始能得饱。今本籍试者多不通，可取者不过一二，能驱往耕往商者不入其界乎？能保此后不结仇讎而久成械斗之案乎？恐自启其釁也，总由文理欠通故也。晚滋惧矣。阁下何以教我？敬请勋安。

晚朱兰手启 五月初四日

按，朱兰此札向曾国藩表示慰问，提出剿灭捻军的建议，请示近期调考皖南所遇士农问题，表达了对皖属士习的不满。

信中朱兰对伍式之的介绍，是答复曾国藩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函中所问：“伍式之是否实生先生之世兄？如果久处窘乡，敝处可略为分润。”^②并且朱兰又言“竹如翁才望，足为阁下畏友，白下有安席之处，似胜于皖省也，晤时致意”，则是回应曾国藩三月二十日在金陵的复函“竹如先生业经鄙人邀留在此”。故可推知此札是同治六年（1867）五月初四日作。

此札曰“闻省三、海舡捷音，获任拏，并夺马牛甚多”，指同治五年周盛波追剿捻军，在巨野、菏泽大败捻军牛洛红部，六年追任柱至信阳，擒获汪老魁；同治六年正月，刘铭传、鲍超相约夹击捻军，大败赖文光、任柱部，俘其妻拏^③。

由于同治六年春夏江南大旱，五月才得甘霖，故朱兰札云“徽、宁已得透雨，金陵与皖北定沐梅霖”。

九

再启者：

敝座师吴退旂^④尚书为御史时，早有名望，即擢通政，清介一生，主试

①即刘恭冕（1824—1883），字叔俯，江苏宝应人，刘宝楠子。诸生。同治年间因朱兰之荐入曾国藩开办的金陵书局校书。

②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九），第6283页。

③杨栋梁等编：《清史编年》第十卷（同治朝），第307—308页。

④即吴椿（1770—1845），字荫华，安徽歙县人。嘉庆七年（1802）进士，曾任福建学政、监察御史、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、户部尚书等。

浙江，典学福建，士论翕然。巡视浙江海塘要工，办理妥贴。没而无谦谥，当轴者扼之。其长嗣名昌照，咸丰壬子南榜举人。次子旭照，为程梓庭制府^①之婿，先卒无嗣，以昌照子寓堃入继，后在歙县为贼掳去，杳无信息。旭照妻程氏能守节，因母饿死而毁卒，业经请旌在案。时昌照避难海盐，其妻朱氏由粤寄敝署信，确有殉节实据。晚今试徽郡，询其族人，皆以为确，迅令具呈，移咨贵署查核，或专折奏请恩旨，从优议恤，务乞施行。至昌照、旭照尚有季弟升照，道光庚子北榜举人，官内阁中书，卒于京邸。生有五子，皆被贼掳，惟第三子宽埴值杭城将破，随同难民脱逃，藏身牛下间，濒死者无数，流离颠沛，逃至庐江，章氏不能相容。至舒城，相遇途次，遂令寓敝署读书，俾得入学。但宽埴身弱，止可为季后，至伯仲两房，不可竟绝，晚命其族人择昭穆相当者一人，兼祧两房，为两房之孙，名曰继曾，年十四岁，更助俸金四十金，置尚书公祀田，兼为伯仲季进主，俾免馁而。将来如有难荫，请飭忠义局诸君公议，令继曾受之，特开节略，俟后备办。得荷鸿施，感同身受。

兰又启。

又，旌德朱令锡杰，官声甚好，廉静仁爱。晚过境时察看属实，四乡均有请留呈祠（笔者按，疑当作“词”），观其才具，宜皖南，不宜淮北，未敢擅便，特录呈电，静候贵署与中丞酌行，以风厉别县之不振作而贪敛者。

按，朱兰此札表达了自己对同道前辈后人的体恤之情，加片向曾国藩举荐旌德县令朱锡杰。

对于朱兰所荐旌德县令朱锡杰，曾国藩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复朱兰信云：“月前接到一函，以台旆不日东来……旌德朱令既有贤声，容当甄拔，以厉其余。”^②且《清实录》同治七年二月载，安徽巡抚英翰奏保“旌德县知县朱锡杰调补宣城县知县”，同治帝“著送部引见”^③。因此，从此札内容以及曾国藩六月的复函可知，朱兰此札很可能是同治六年五月所写。

十

涤翁中堂钧座：

自四月上旬接读暮春廿一、三日手札后，至今未审兴居若何，惟见琴西^④函中言及信阳数处报捷，阁下稍舒眉宇。嗣后公牍来往外，殊少见闻。

①即程祖洛（？-1848），字问源，号梓庭，安徽歙县人。嘉庆四年（1799）进士，历任内阁学士、江西按察使、陕西巡抚、闽浙总督等。

②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九），第6361-6362页。

③《清实录》第50册《穆宗实录》（六），第75页。

④即洪汝奎（1824-1886），字莲舫，号琴西，湖北沔阳人。清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举人。曾参曾国藩军事。官至两淮盐运使。

传言贼窜至齐徐界，又未识若何拒御也！且闻复起用悍将木子，此说确否？次儿二月中通家稟，今乃寂然，虑其考差后身体不健，考差是何题目？并川、贵、广、闽等省典试示悉，或者翔南有所阻隔，得信迟迟耶？阁下未暇握管，恳子密勤寄数行。晚此次按试徽、宁，叹人文之不振，虑士行之不端，深惧上负圣恩。户不知书，衿争主局，虽有贤吏，动辄掣肘，其略见于与琴西书，阁下可索观之。孙穀庭太守^①愿为凤皇，不愿作鹰鹯，太上以德化，谈何容易！渠欲赴金陵谒见，阁下可将情形细问。人极和平，一清如水，署乏幕宾，亲自批阅，胥吏无能作弊，自是好官，渠防派内监试，恐不能免。宁国令旧为悍将所保，鹤翁疏之，小宋争之，眼前舆论不协，可验矣。今试太平，守本贤而令从命，文风之陋，尚不及淮北小县也。所以然者，父兄罕有读书，子弟争思侥幸，一万八千之坐号，玉石杂揉，俾主考官精力无暇细审，将江河有日下之势。良晤不远，诸俟面海。敬请勋安。不备。

晚朱兰手状

按，朱兰此札在询问曾国藩剿捻战况后，又汇报了自己按试徽、宁、太等地感受，举荐孙翼谋，并评述了安徽仕风、文风。

此札开头云“自四月上旬接读暮春廿一、三日手札后”，应即《曾国藩全集》中同治六年三月二十日、二十三日复朱兰函^②，所谓“廿一”之函，或系朱札抄本衍“一”字。朱兰所云“琴西函中言及信阳数处报捷”，是指同治六年五月淮军周盛波部在信阳获胜，关于此事，曾国藩在六月二十日回信中说“淮军自信阳获胜后，方期与鄂军次第合围”^③。朱兰信中询问曾国藩关于是否“复起用悍将木子”，“木子”即“李”姓将领，或指李世忠。又提及其二子朱迥然，“虑其考差后身体不健”云云。上述内容，曾国藩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复函云：“月前接到一函……李君未闻有人奏请起用”，“世兄竹报迟延，或因道途阻滞。此次考差题目，未见明文”^④。依据曾氏六月复函可推断此札至晚作于同治六年六月初。

十一

涤翁中堂钧座：

前寄芜函及《肇域志》稿两套，谅呈台览。敬维动履安绥为颂。晚回皖后，意趣毫无，每念秣陵文酒之胜，不可多得，为之怅然。昨闻赣榆我军大

①即孙翼谋（1820-？），字砚诒，号穀庭，福建侯官人。咸丰二年（1852）进士。曾上《筹国家大局》一疏，令同治帝动容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官宁国知府。光绪间历任两淮盐运使、浙江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等。

②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九），第6270、6283页。

③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九），第6362页。

④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九），第6361-6362页。

捷，此转弱为强之机，乘胜扫荡中原，歼兹狂寇，何幸如之。新使^①日前到皖，十六日接篆。晚即于是日启程。前附递谢恩折，曾嘱钱子翁侯寿蘅^②学使过金陵时交带，至浙如未交寄，便道当专人走领。敬请勋安，不庄。

晚朱兰谨启 十一月十二日

按，此札是朱兰离任安徽学政时所书。此札云“昨闻赣榆我军大捷”，即同治六年十月清军赣榆（今连云港）大捷，杀捻军首领任柱。此事与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复朱兰函所言“铭军一捷于安邱，再捷于赣榆”吻合。且朱兰云“寿蘅学使过金陵”，即徐树铭于同治六年督浙江学政，路过金陵^③。曾国藩十一月二十五日复函加片又云：“正封函间，又接十二日惠书。知已交卸起程，扁舟东下，即返珂乡……请假原折已由子密交昆观察带呈，计达冰案。”^④因而可知曾氏所接书信，应即朱兰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所书此札。

关于寄《肇域志》之事，朱兰在同治六年所作《舟发裕溪口至抵杭州》诗中有描述：“稿藏肇域志贤流，谬许分钞兵燹愁。我独开雕赖侯相，来从蒋径彻源头。”可知朱兰确实请求过曾国藩雕印顾炎武《肇域志》稿，且曾国藩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复朱兰函云“承寄《肇域志》两函，尚未抄校完毕”^⑤。

十二

涤翁中堂钧座：

前月二十五，舟过金陵，未曾上岸，风利，不得泊也。今月初十日始抵杭州，沿途平顺，足以奉慰。寇势想已胆落，用间用诱，此其时矣，未识春间能尽平否？闻直省有盐枭滋事，而需大将征剿，尚不至滋蔓否？啸翁竟作古，人性反常，遂有意外之变，可见吾道持正，尚有可为。晚旧恙不改，出山之局，终莫可期，或天之俾吾优游以卒岁乎！三儿^⑥殊卷，本拟刊刻尊批，适纸尾不足，爰未能践前言，呈上十本，馀交子密兄可也。外姚酒二坛、醉腐乳二瓶俟明年四月方可食，聊以伴函。敬请钧安。不一。

晚朱兰顿首

按，朱兰此札告知曾国藩自己离任回到余姚的简况。据曾国藩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复朱兰信，云：“自去冬台旆锦还，至今夏四月迭接惠书”^⑦，可见朱

①指殷兆镛（1806-1883），字谱经，江苏吴江人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进士，同治六年（1867）八月督学安徽。

②即徐树铭（1824-1900），字寿蘅，湖南长沙人。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进士，历官山东学政、内阁学士、礼部左侍郎、浙江学政等。

③曾国藩：《曾国藩日记》（下册），第111页。

④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九），第6479页。

⑤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九），第6619页。

⑥即朱恬然（1837-1875），又名衍绪，号镇夫，朱兰三子。同治六年（1867）中浙江乡试举人。

⑦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》（书信九），第6619页。

兰在同治六年冬回余姚后至七年五月期间,不断有书信给曾国藩。既然朱兰至晚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到达杭州,那么该月底应该回到余姚,此信极有可能此时书写。

“直省有盐枭滋事”,是指同治六年(1867)直隶境内民间贩盐者“张六等劫庆云、盐山、宁津、南皮四县盐场”,山东白莲教众“应之,保定、天津、河间三府属皆骚动”^①,朝廷令直隶总督刘长佑进行剿捕,直至同治六年冬,滋事稍息^②。

札中所及“三儿硃卷”云云,据曾国藩六年十月初二的日记载:“午初,朱久翁来,渠之三子衍绪新中浙江乡试,余前阅文,决其必中,索饮喜酒,本日渠治具就余署设宴也。”^③

作者工作单位:程水龙,温州大学人文学院

朱炯,浙江省余姚市档案史料研究会

①赵尔巽等撰:《清史稿》卷四一九,第12125页。

②杨栋梁等编:《清史编年》第十卷(同治朝),第329-371页。

③曾国藩:《曾国藩日记》(下册),第94页。